

论梅兰希顿与德国宗教改革

陈钦庄¹, 陈飞雁²

(1.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2. 杭州科技情报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1)

[摘要] 梅兰希顿少年时受人文学者罗伊希林的培养与伊拉斯莫的熏陶, 成为一位著名的人文学者, 后来, 他积极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 全力支持马丁·路德。他既是奥格斯堡信纲的起草人, 也是后继路德的德国宗教改革的领导人。但他在去世后的三百年间却一直默默无闻。他与路德的分歧在于他希望与天主教会妥协, 而正统路德宗反对人文学者在教会内部推行宗教改革的主张。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由是, 伊拉斯莫、莫尔、罗伊希林与梅兰希顿最终均走上了悲剧性的宿命之路。经过19世纪以后的反思, 学术界对人文学者的评价有所提高。

[关键词] 梅兰希顿; 人文学者; 宗教改革; 路德

[中图分类号] K516.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5-0063-09

腓力·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 被列为仅次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地位。

一、梅兰希顿的生活轨迹

1497年2月16日, 腓力·梅兰希顿(Philip Melancthon, 1497—1560)出生于位于士瓦本与普法尔茨边境的不雷登(Bretten)。梅兰希顿在家乡的小城度过了他的童年。11岁时, 他失去了父亲——一位虔诚而严谨的武器制造匠、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械长。母亲为了能让他就读于著名的人文学者乔治·西姆勒开办的拉丁文中学, 将他送往普福尔茨海姆的祖母处。其祖母是当时最著名的人文学者罗伊希林^①的姐妹。罗伊希林依人文学者的习惯, 将其外甥孙^②的德文姓氏施瓦策尔德(Schwartzard)希腊化, 改为梅兰希顿(Melancthon, 德文是 schwarze Erde, 意为“黑色土地”), 小腓力像接受圣职一样接受了这个新的姓氏。出色的天赋再加上非同寻常的教育, 使梅兰希顿在12岁半时就获得上大学的资格。1509年秋, 他在海德堡注册入学, 经过两年的大学学习后, 在申请硕士学位时, 由于他的年龄太小而被大学拒绝。因此, 1512年, 他离开海德堡来到杜宾根, 进入到一个由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组成的圈子, 并得到伊拉斯莫的教导。在1514年, 他获得了硕士学位。著名的伊

[收稿日期] 2004-02-1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陈钦庄(1944—), 男, 浙江苍南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史、基督教史等方面的研究;

2. 陈飞雁(1969—), 女, 浙江杭州人, 杭州市科技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参与部分宗教研究。

① 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 德国著名人文学者、希伯来语权威。“整整一代学者从他的《希伯来入门》(1506)学习希伯来语。”(参见保罗·富尔的《文艺复兴》, 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第124页)

② 罗伊希林的外甥孙(great-nephew to Reuchlin), G. R. 参见埃尔顿《新编剑桥近代史》第2卷(《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I》), 剑桥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第79页; 一些书中称梅兰希顿是罗伊希林的侄儿或外甥, 显然是个错误。

拉斯莫用高度的赞赏,回应梅兰希顿在一首希腊文诗歌中所表达的敬意与颂扬[1](pp.3-4)。梅兰希顿称伊拉斯莫为科学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伊拉斯莫曾建议罗伊希林把他这个了不起的外甥孙送入剑桥。伊拉斯莫似乎已预见到梅兰希顿的辉煌生涯。1516年,他在《新工具》一书中把这位19岁的年轻人誉为的将来的伟大学者。他说,梅兰希顿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带来极大的希望。他赞扬梅兰希顿的作品文风优美、观点正确、旁征博引、修辞典雅[2](p.23)。

当萨克森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为了替维登堡大学物色一位希腊语教授而询问罗伊希林时,罗伊希林推荐了他这位大有前途的优秀外甥孙。梅兰希顿在罗伊希林的鼓励与劝告下,于1518年来到维登堡大学。他不知道自己在以后的28年内将成为马丁·路德的最亲密的朋友,也不知道他将成为路德宗的官方发言人和最有影响的《奥格斯堡信纲》的起草人;他更没有预见到在他死后,持续近三百年之久的一种怀疑的阴影将会笼罩着他,所谓“真正的路德宗”^①将不断地攻击、侮辱他[3](p.19)。

在路德逗留瓦堡期间,梅兰希顿独立承担了宗教改革的领导工作。但他明白,只要涉及变动弥撒礼的问题,都要根据路德的旨意行事。这时却出现了茨威考的预言家(即闵采尔)和再洗礼派,面对缪尔豪森无法制止的暴力改革,他认为惟一的出路就是请路德回来。

他一如既往地支持路德对已遭破坏的维登堡教区的整顿与以后几年的改革事业。他帮助路德整理从瓦堡带来的《新约》译本。在路德作出所有重要的决定时,他都是其值得信赖的人,在所有的战斗中他都公开地站在路德一边。如在1524年农民战争中,梅兰希顿曾写道:“野蛮如果被放纵,宗教将摇摇欲坠”,以此来反对闵采尔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又如关于圣餐礼的争论中,在1529年,马堡的谈判时期,他通过与茨温利等人的针锋相对来支持路德[1](pp.6-7)。

宗教改革运动中著名的莱比锡辩论,对梅兰希顿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他形成了这样的见解:教会中只有符合宗教法规的著作才会被赋予正统的意义;著作的权威超过一切高级教士的代表大会;路德与反对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不知道什么是罪。在路德宗的范围内,这的确是一个正确的预见[2](pp.21-22)。

路德于1546年逝世后,梅兰希顿成为路德宗的领导人。路德宗开始分裂恰恰是由于梅兰希顿对和平的热忱;这是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带来的结果。1547年,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击败施马尔卡登同盟后,企图把这个敕令强加给帝国。这个敕令的目的是一次妥协,希望在旧教和新教的分歧彻底解决之前,暂时维持两者之间的均衡。旧教对新教在某些方面作出了让步,但要求他们保持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引入大量的旧教仪式和庆典。这一做法引起了新教教徒的强烈愤慨,并导致许多在信念上不能接受这一主张的重要的宗教改革家自愿流亡—这也是克兰麦为什么能够成功地将他们中的一部分吸引到英国进行爱德华时期的宗教改革的原因;这一做法也遭到大多数新教诸侯的抵制。但梅兰希顿和他的同伴却迎合了萨克森公爵莫里斯制定的计划。宗教信仰上持灵活态度的莫里斯在战后曾望过弥撒,并自愿接受了教皇允许他保留还俗了的教会财产的决定。但他深知,要说服他的萨克森臣民接受皇帝的临时敕令将会面临困难,因而开始努力促成一种他自己的妥协,一种可能为萨克森宗教会议所接受的妥协。这就是1548年莱比锡临时敕令。这是为了与帝国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加以区别;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已于1547年5月经教皇批准后公布。

莱比锡临时敕令是一份包括15篇文章的文件,目的在于从信念和著作,教会的权威,圣礼、圣像的使用,按教规进行定时祷告的时间,为死者和斋戒者进行祷告的祈祷文等方面促成旧教和新教在教义上的融合。梅兰希顿似乎也不真正相信这个敕令,有一位批评家把它描写成是与魔鬼共谋,而梅兰希顿认同过这种观点。不管怎样,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连妥协思想都难以长久[4](p.100)。这

^① 真正路德宗,亦称正统路德宗(the Gneisio-Lutherans)或路德宗极端派,即在教义上一成不变地坚持路德的所有主张,因此可以称为“路德宗的原教旨主义派”。

一妥协受到那些不相信和解与反对和解者的谴责,同时引起以阿姆斯特道夫和弗拉希乌斯为领导的路德宗极端派的愤怒和仇恨。他们认为,即使在这个危急时刻,教会仪式也不能被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而应该被视为是坚定信仰的象征[1](pp.13-14)。

梅兰希顿与他在维登堡的支持者进行的合作正是在莱比锡临时敕令事件中,梅兰希顿在这件事情中成了选帝侯的宗教顾问。当他对新教教会的建立感到遗憾,同时否定自己对分裂负有责任,而且公开承认毕生喜爱天主教仪式的时候,也许并不是说假话。他的其他许多语言和行动表明了这种心理特点,如他曾批评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并说这一敕令所倡导的仪式是愚蠢的。当局势需要让步时,不仅他一人感到不必遵循路德改革的每一个细节,他还得到了其他著名的路德宗信徒的支持,如布根哈根和乔治·马约尔等。由于再也没有路德这样一个开山祖式的人物,靠强调对其个人的忠诚从而发挥仲裁者的作用或强制实现和平,这时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在对抗奥格斯堡临时敕令,不妥协的新教徒中,弗拉希乌斯是最重要的一位。当梅兰希顿和他的支持者们为莱比锡临时敕令辩护时,弗拉希乌斯等人激烈反对,梅兰希顿的理由是:莱比锡临时敕令所认可的天主教礼仪是“不置可否物”(adiaphoris),即无关宏旨的东西;这些礼仪完全基于人类的传统,因此与之妥协不是对上帝的谕旨的背叛。而在弗拉希乌斯等人看来,在上帝与魔鬼、真理和荒谬之间是没有中间位置可取的,莱比锡临时敕令与奥格斯堡临时敕令同样该诅咒。梅兰希顿则认为:只有以圣经为中心和“因信称义”的路德宗原则以及根据这一原则派生出来的圣礼观,才应该恪守不移。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宗教礼仪和组织都是次要的,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承认各个领主在领地内有决定其宗教事宜(即所谓的“教随国定”原则),从而使所有的临时敕令全部成为废纸[4](pp.101-102)。

因查理五世暂时胜利而暴露出来的路德宗内部准备妥协者与原教旨主义派的分裂,导致了1548—1580年这长达32年的路德信徒间的激烈争吵。梅兰希顿发现自己不幸成为正在激烈进行的这场争论的中心。1552年,路德宗分裂成“腓力派”和“真正的路德宗”,两派分别以维登堡大学和耶拿大学作为自己的营垒。这场争论的焦点转到了路德关于拯救和关于必然得救或善行得救的概念上,也转到自由意志问题上。路德坚持用以反对伊拉斯莫的概念是:人类具有或者屈从上帝或者屈从魔鬼的劣根性。而在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中,那些把路德这一概念推到极端的人遇到了“神人协作论者”(Synergists)的反对:他们希望承认人类在得救过程中有与上帝协作的某些权利。路德认为:虔诚的君主应该关心并维护宗教的纯洁性。萨克森家族内恩斯特与阿尔伯特这两个支系的长期争吵,就这样于16世纪中期转到了神学方面。被阿尔伯特支系的莫里斯夺走选帝侯资格的恩斯特支系的弗雷德里克,和支持极端的路德派,反对受到莫里斯的兄弟和继承人奥古斯塔斯青睐的腓力派。

路德宗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同路德宗信徒们对加尔文主义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宁做天主教徒,也不做加尔文教徒”,变成了路德宗的口号。而原教旨主义者把那些在他们看来其圣礼教义靠不住的路德宗信徒,描绘成“隐秘的加尔文主义者”[4](p.104, pp.106-107)。梅兰希顿尽一切力量避免卷入路德宗与加尔文宗之间爆发的辩论中。他想明确地与加尔文宗划清界线,可惜没有成功。让他受更深伤害的是,在1557年的沃姆斯宗教会谈上,来自于原有阵营的阴险的敌人卡恩修斯,用分裂新教徒的策略及中断会谈的手段,帮助天主教赢得一场蹩脚的胜利。当梅兰希顿得知这一有问题的教义时,再一次与罗马天主教会展开了异常激烈的辩论[1](p.14)。

1547年,梅兰希顿失去了女儿。1557年,沃姆斯会谈后,他在海德堡又得知妻子逝世的消息。失去亲人的痛苦,再加上来自自己阵营的超乎寻常的充满仇恨的反对,加速了他的衰老。他渴望逃离这个充满战争和永无休止的争论的世界。他常常觉得,与普罗米修斯相比,他更像厄庇米修斯^①。生

^① 厄庇米修斯(Epimetheus):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他帮助普罗米修斯按神的形象用泥和水创造了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就像被锁在高加索山顶。“我想告别这种生活,如果上帝允许,就像夜行者盼望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一样,我热切地期盼着神学院的光亮。”1560年4月19日,他在得病后不久即与世长辞了,遗体被安葬在维登堡教堂路德的陵墓旁[1](pp.14-15)。

二、梅兰希顿的重要贡献与历史评价

腓力·梅兰希顿是奠基基督新教的首要人物之一,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既不适宜被列入后期文艺复兴阶段通常的纯粹的人文主义者,也不能被列入加尔文宗与路德宗所代表的基督新教宗教改革者行列,在骚乱的16世纪,他所扮演的是令人迷惑不解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他接受了“德意志的导师”和“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两个头衔;他是1529—1560年间德国几乎每一次会议的基督新教的正式代表,他帮助起草“抗议书”,而“抗议宗”(即基督新教)因此“书”而得名。

梅兰希顿的著作几乎影响了基督新教的每一次主要发展,由于他那有影响的《神学基本概念》(Locis Communes rerum theologiarum),他成为路德派宗教改革的有理论系统的神学家。路德承认他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神学基本概念》是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最伟大的著作。新教历史学家承认他是宗教改革运动中第一个系统的神学家。他还是已经成为路德宗信仰依据的《奥格斯堡信纲》及其《辩护书》的起草者。通过《奥格斯堡信纲》,梅兰希顿对基督教界的所有主要派别均有影响。

梅兰希顿的果断也体现在他生命最后10年中的表现上。如他凭借高超的教育才能,于1552年举行的“牧师神学考试”的指导,被许多教会制度所借鉴。梅兰希顿建立了自古罗马以来的第一个公共教育系统。他创办了拉丁文学校与“高中”实验学校。在这些学校教学活动中,就像在新教教义方面一样,梅兰希顿树立起一座丰碑。他几乎为每一门科学学科撰写教材,内容虽然不是他的首创,但却十分明了、且极其适用于教学。它们展示出一种令人惊叹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虽然这些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但这种以人文主义方式对经典著作的分析与诠释,则突显出他的独特魅力[1](pp.11-12)。梅兰希顿的教育计划在全德被广泛采用,至少有56个城市在教育方面接受过他的指导,他帮助建立与重组了科尼斯堡、耶拿、马堡、维登堡、科伦、杜宾根和莱比锡等大学,他几乎重建了德国教育体系[5](p.1025)。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兰希顿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之父,毫无疑问这种教育在以后四百年内就是德国精神生活的基础。

梅兰希顿为新教教区的建立与发展,为农村教会的建设,为高级中学的创办,为神学科学与教义的一致性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2](p.25)。梅兰希顿挑选与培养了新的牧师队伍,强调忏悔的严肃性与虔诚生活的严肃性,为教会生活建立新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1](pp.7-8)。

梅兰希顿保卫着路德的思想,就像给溢出的水围了堤岸。但如果他能够从教育角度去粗存精,疏导大水,也许更能造福后代。梅兰希顿的神学—哲学的双重工作赋予新教神学对科学的积极态度,首先便体现在作为他不可缺少的工具的人文主义语言科学上,还有对每门真正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上。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给新教教会带来了包括真正的人文主义和通过人类的自我觉醒和超凡脱俗必将结出果实的基督教福音。梅兰希顿是否已找到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还是个问题,但他已将他认为的存在于人类之中的信仰,传递给了基督新教徒的每一代[3](pp.17-18)。

历史学家将梅兰希顿列于仅次于路德与加尔文的位置,但在他去世后的三百年内,他仍然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其历史地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集中形成于梅兰希顿一生的最后15年,即路德去世后的这些年内。这个时代经受了关于路德对一些观念的正确解释的激烈的争论:非圣经禁止的行为与信仰、圣餐、善功、因信称义等。梅兰希顿的声誉即使在他自己的时代仍然被怀疑所笼罩:他的温和和被误解为软弱;他的博学被认为可疑的理性主义;他拒绝不加辨

别地盲从路德被描绘成背叛;而他为统一基督教所作的斗争则被贴上赞成教皇制的标签;他承认日内瓦伟大领导者的价值,则被污蔑为隐蔽的加尔文宗信徒。他显然以路德宗的背教者、软弱的、与教皇派妥协者的形象出现,这是一种巧妙地毁坏名誉的行为,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笨拙地施行过。梅兰希顿于1560年去世后,争论仍然相当激烈。从1574年维登堡神学家们出版了他们《关于圣餐礼的永久辩论的注释》,到梅兰希顿死后的二百周年间,一种怀疑、谴责、偏见和诽谤的迷雾始终笼罩着梅兰希顿。他的支持者被革职、受监禁;他的著作受到谴责和禁止出版。1610年,当局命令,梅兰希顿的《神学基本概念》从被赞成的教科书的列表上删除,而新版教科书的作者胡特尔依据公众的观点毁坏梅兰希顿的名誉,称之为背教者,并把他踢入彻底崩溃的境地。即使今天依然涉及这样的不同的评价:他应该作为宗教改革家被树碑立传,或是作为一个背教者受到谴责。他的教育工作也受到赞扬,但也由于同样的努力被指责为希特勒的先驱。他因道德纯洁受到称颂,同时则由于性生活的杂乱而受到谴责。

路德宗有关梅兰希顿宗教会议的第一次年会于1857年在美国马里兰州的米德尔敦召开,它正式赞同《奥格斯堡信纲》,但是加上“我们归功于我们自己 and 福音真理的缘由;并以同等清晰地强调确实在上述信纲中包含了一些错误”。“除了这些例外,我们相信和保留整个《奥格斯堡信纲》与所有的宗教改革的伟大意义”。这次宗教会议给了梅兰希顿颂扬之辞,但也强烈地驳斥了他所犯下的令人可憎的错误[3](pp.13-15)。

除了稍许或概括性的注意之外,直到1760年梅兰希顿的名誉才得以恢复,那年第一次纪念了他的去世。1777年,斯托罗贝尔的优秀著作《梅兰希顿的私生活》一书问世。但是,这次认同十分短暂,犹如黑夜里一缕小小的闪光令人惊奇但一闪而过后,又陷入沉沉黑暗中。直到1840年,才有非德文的其他文本的梅兰希顿的传记出版:荷兰作家考普特著于1662年和英国作者考克斯著于1816年的两本传记出版的。在1840-1841年间,这两本德文著作的出版是注意到梅兰希顿受到不公正的忽视并进行些许调整的结果。基督新教在痛苦地寻求理解自身之时,通过对自身历史的透视,才使梅兰希顿的地位变得清晰了。1897年,凯利这样写道:

我们不犹豫地宣告,梅兰希顿的影响不是减弱,至少在某些方面而是上升。《奥格斯堡信纲》不仅仅是全世界的路德宗的教义标准,而且是英国安立甘宗的《三十九条信纲》的源泉。……只要这些大教派继续存在,梅兰希顿的影响将不会消失,涉及上述教派的这种影响也不会中止。卫斯理宗的《二十五条信纲》,大部分以安立甘宗的《三十九条信纲》为基础,也许可以公正地说它至少间接地是《奥格斯堡信纲》的自然结果。因此,卫斯理宗也受惠于梅兰希顿。最少了解的《威斯特敏斯特信纲》等,也显示出……大体上是《奥格斯堡信纲》的产物。

在法国,梅兰希顿的书被天主教会上层所禁止,但他们仍使用它。许多古老的法国图书馆藏有梅兰希顿的著作,但几乎所有书籍的作者姓名均被小心地涂抹,卷首的插画也被毁坏[2](pp.23-25)。

通过柏林的缪勒教授的个人努力,1903年,梅兰希顿在布雷登的房子成为纪念馆。缪勒指导了它的重建,它保存有许多梅兰希顿的第一版作品和其他纪念品。路德宗与新教的教堂、大学和德国研究团体开始给予梅兰希顿以荣耀,布雷登的房子在今天仍是宗教改革复兴的中心。

从19世纪中叶起,许多极好的论述梅兰希顿的研究为德国学者所完成,他的著作在欧洲被再版,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布雷茨奈特和宾特尔的工作。他们收集和出版梅兰希顿的著作,出版了梅兰希顿的歌剧、宗教改革全集(28卷);施密特在1861年出版了一本优秀的传记,哈特费尔德在1896年综述了梅兰希顿的著作,但这些作品没有被翻译,仅有很少的几本英文传记出现[3](p.16)。

三、人文学者与宗教改革的关系

英国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专家丹尼斯·哈伊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的“导言”中写道:1520年12月,路德烧掉教皇的通谕,任何理性占上风的机会都遭到破坏。从此,教条在两个阵营里都风行一时,伊拉斯莫的非教条的探索被打入冷宫。文艺复兴运动让位给宗教改革运动[6](p.27)。那么,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关系究竟如何?人文学者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又是怎样?

梅兰希顿作为积极投身于宗教改革的人文学者的杰出代表和路德宗的奠基者之一,并且是路德逝世后路德宗的实际领导人。事实上,路德与梅兰希顿毕竟是两个具有不同气质和观念的人,在路德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人已露出歧见,只是由于彼此之间的友情才避免了分裂。路德一直认为梅兰希顿过于仁慈。“我像以赛亚,腓力像耶利米;他总是担心自己训斥的太多了,这正是腓力!”然而,他对于梅兰希顿的温和态度怀着一种默默的尊敬,“腓力在温和中前进,而我则在信仰中前进。腓力招致自己被吞噬,而我要吞噬一切,不放过任何一个人”。这说明了不仅这两个人之间、还有他们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在1530年宗教会议讨论《奥格斯堡信纲》时和1541年雷根斯堡会谈中,路德认为梅兰希顿背叛了过去。对于主要反映梅兰希顿立场的《奥格斯堡信纲》,路德起初表现为热烈赞同。他一直认为和解是梅兰希顿的长处,并将此作为对自己的强硬态度的纠偏补遗。他说:“我非常粗鲁、暴躁、激烈,总的说来非常好斗。我生来就是要和无数的魑魅魍魉战斗。我一定要清除残根和砾石,斩断乱丛和荆棘,整理荒芜的森林;但腓力先生却轻柔、和气地走来,以上帝慷慨赋予他的智慧将幸福播种并浇灌。”然而,在奥格斯堡,梅兰希顿曾自愿做出更多的让步,企图换取与教皇特使坎佩基奥达成协议,他甚至表示:只要允许圣餐中饼酒同领,允许教士结婚,他愿意承认教皇和主教们的权威。路德则指责让步,理由是旧教徒只愿做出最低限度的让步,他明确地补充说:“我们越来越搞不清楚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观点,让他们自行其是吧”[4](pp.95-96)。梅兰希顿受到一种反对路德的暴力和不妥协的思想的影响,人们可以清楚地想像到有文化素养的梅兰希顿常常对路德的粗暴的争论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人们从一系列的神学问题中发现梅兰希顿与路德的不同,从那时开始积累起来的误解,最终带来无法冰释的怨恨[1](p.14)。

1541年,在雷根斯堡,梅兰希顿作为新教代表之一出席了这次会议。当与旧教徒就一份更为温和的声明展开争论时,两人之间的分歧表现得更为明确了。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双方就争论的关键问题——因信称义——达成了协议,但路德本人却拒绝承认这个协议,认为它是一个“勉强拼凑的东西”,要求旧教徒明确改变其主旨上的教义。而梅兰希顿认为:双方同意的信条虽“不如提出的主旨重要”,但还折中,并不太坏[4](p.96)。

梅兰希顿与路德亲密地在一起工作,而且是终身朋友。但梅兰希顿不是路德的代言人。路德宗学者已经使这种观点永存:梅兰希顿认为借以提高路德的,实际上是对路德的伤害,因为在他欣赏路德的正确地方,路德将有更好的理解。在这场路德死后的痛苦的争论中,梅兰希顿受到锐利的谴责,无论是正确或错误,尤其是一些人认为他不是真正的路德宗[3](pp.17-18)。

追溯一下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理解梅兰希顿的思想以及他与路德思想之间的分歧是必要的。梅兰希顿愿意协商并表现出软弱性;他部分地拒绝路德并表现出某些反新教的观点,他采用文艺复兴的文化与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好改变意见和动摇不定。但这种外貌是一种假象,他抓住的是他的信仰中的内涵。他的意愿是寻求将来,这是理性与启示的永恒问题——即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问题[3](p.18)。梅兰希顿始终是一位学究,严谨的学者,注重说教严密的先生,一位人文主义者,他对公共秩序的重视,比路德认为的上帝为震慑邪恶者乃立君主的观念更加深刻。正如他所说:他之所以愿意在奥格斯堡宗教会议上做出让步,主要是为了“维护、加强和建立和平、和谐,以及教会秩

序的权威”。依然是这个原因,在路德晚年,梅兰希顿急于一方面与旧教徒、另一方面与瑞士的改革者实现和平。弗兰茨·希尔德布兰特列举他偏离路德宗的让步,是对传统、理性、律法、权力和对立面作出的让步。另一方面,天性易于激动、性情暴躁的路德是从学究变成的先知。正是这种差异,梅兰希顿在任何方面都不适于接替他来维持路德宗的团结[4](pp.97-98)。

为了解理解和评估梅兰希顿,我们必须承认与梅兰希顿结合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这两场历史运动与基督新教决不是一致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基督新教中是分叉的:文艺复兴代表世俗主义,其极端形式是以基督为牺牲;而宗教改革的最保守派别——基要主义则以文化作为其祭品。在梅兰希顿那里,两者却是一种活的统一,他不能以两者中任何一种词语来解释,他超越两者,这是他的伟大,也是他的悲哀。梅兰希顿把结合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这两大运动视为他毕生的任务,他认为必须勇敢地承担,并把它发扬光大。他追求建立一个思想统一体系,信仰的真理也应是其中的一部分。路德对此则毫无兴趣。在路德的意识中早已坚定地、热烈地和完全地树立起自己的理解,不会强迫自己融入另一个思想体系。路德身边本应有一位哲学家,他能将路德对人类、自然和历史的看法中具有开创性的思想片段构筑成一个基本的世界观,并能解释这一思想变革的意义。梅兰希顿却不是这样的人。他从青年时代起便追求具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教育哲学风格的统一,即努力把所有的思想—包括宗教,融为一体。越是相信教育受到野蛮思想的威胁,他就越是向这个方向努力。他总是能理解路德的决定,但却不能把它融进路德的片面性与排斥性里,而是试图将它与自己的哲学思想的认知调和起来:路德思想包含有“因信称义”、《圣经》权威、廉俭教会、“天职观”^①和对道德自由的呼吁;路德还主张诸侯有义务关心臣民灵魂的福祉,这是路德建立民族教会的意识。在一系列问题中,梅兰希顿雕琢着路德思想的方石,为了让它融入自己倾注毕生热情与精力的哲学—神学体系中。另外,为了教会的统一,梅兰希顿更谨慎地照顾着与天主教会的教义上的一致性。可以说,他的神学之路是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渗透了路德神学思想和由他加以系统化的神学体系形成新教的正统教义,是梅兰希顿的思想内核。这个正统教义的厄运不在于他追求纯正的教义,而首先在于他同样虔诚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哲学。它给出的正统神学是僵化的,并封锁了与新的自然知识接触的所有渠道,而在真正的路德神学中它们都是开放的。但在反对正统教义的战斗中作的宣传也是基于梅兰希顿对理智和人类道义的力量信任[1](pp.16-17)。

梅兰希顿与路德之间的差异,正是人文学者与宗教改革家的区别。梅兰希顿尝试将两者结合起来,也正是伊拉斯莫等人努力的方向,但都未获成功。这或许正是时代赋予包括伊拉斯莫、莫尔与罗伊希林等人文学者的悲剧性的宿命,当然也包括积极投身宗教改革的梅兰希顿。至于伊拉斯莫与托马斯·莫尔,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指出,两人可算是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典型代表。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有不少共通处。两人都学识渊博,都轻视经院哲学;都抱定由内部实行教会革新的志向,可是当新教分裂发生时,又都对它悲叹不满。在路德叛教以前,他们是思想上的首领;但是在之后,新旧两边世界都变得过于激烈,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就不合时宜了[7](p.27)。

结果,伊拉斯莫由于健康欠佳、生活漂泊,特别是通过努力促成新旧两教和解的希望成为了泡影,使他显得孤独而忧郁。1536年6月12日他不幸逝世,死后未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巴塞尔的人文主义者、出版家、主教联合为他立碑,碑文称道他:“博学多能,罕有其匹”[8](p.332)。托马斯·莫尔的遭遇则更惨。因他拒绝宣誓遵循“王位继承法”与“至尊法案”,并谴责它为“背弃上帝及其神圣教会的律法”[9](p.185)。在他的心目中,教会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反教士的立法的出现,无异于在摧毁这种基础。

^①“天职观”:路德创造了一个德文词“Beruf”(意为“职业”、“工作”),其英文对应词为“Calling”(可译为“上帝的呼召”)。这个词意味着你的职业是上帝的安排,是“天职”,因此,完成本职工作即可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它与“因信称义”结合起来,否认“善功”、禁欲修道的宗教价值,这是人文主义意识在宗教领域的体现。

1535年7月7日,他以叛国罪被砍头示众。而德意志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消失了。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大学的攻击;另一方面,从事于生存竞争的宗教改革者加强了他们的目标,专心于来世的个人救赎之宗教信仰,只留少许时间去研究古典文化或有关今后人类的改善。罗伊希林希望它成为比黄铜更持久的纪念碑,他所编的文法与字典,则很快被取代和遗忘了。罗伊希林65岁时已精疲力竭,退回到默默无闻中,静静地消失在宗教改革的刺目的强光中[8](p.247)。

我们可以说:人文学者所代表的是一种基督教文明中的拉丁文化传统,而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是基督教文明中的一种日耳曼文化传统,两种文化传统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而人文学者尤其是梅兰希顿希望结合这两种文化传统,成为一个经过新教思想改造的统一的基督教文明体系,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失败了。综观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分野,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英国、荷兰、瑞士等较少罗马化的地区,大多为基督新教国家;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当年罗马化较深的地区,则仍然为天主教国家。它正体现出这种结果。T·M·帕克曾指出:至今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中,路德仍然是条顿民族的宗教,其理论与实践一直未能引起其他民族的共鸣[4](p.112)。这正反映出这种日耳曼文化的传统。

19世纪末,当战场上的火药味消失后,新教徒中一位头脑清明的史家才不胜感慨地说,伊拉斯莫的改革观念,是一种标准的“学者观念……可惜这种观念,被当时许多鲁莽撕裂的观念取代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慢慢来的办法,最后也许不一定最可靠;人类进步的因素,除了一种外,另外还有别一种可以代替,16世纪的宗教改革,非路德领导不为功,但如果现在还需要新的改革的话,则伊拉斯莫的观念,就是惟一的办法”[8](p.332)。一位天主教的史学家也很理智说:“伊拉斯莫的头脑,系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代。宗教改革系由他所发动,但可惜被路德弄得乱七八糟。从后来17世纪一般学者所接受的方法来看,可见伊拉斯莫的主张是对的。”[11](p.89)人们所追思的是伊拉斯莫及其所代表的文艺复兴精神,因为文明所赖以推进的确离不开耐性、容忍及长期的努力。

[参 考 文 献]

- [1] Heinrich Bornkamm. Philipp Melanchthon[M].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60.
- [2] Von Arnosschirmer. Das Paulusverständnis Melanchthons 1518 - 1522[M].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 [3] C. Leonard Manschreck. Melanchthon The Quiet Reformer[M]. New York: Abingdon, 1970.
- [4] R·B·沃纳姆.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3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5] C. Leonard Manschreck. Philipp Melanchthon [A].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II [Z].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1988.
- [6] 波特, G. R.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 [7]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6.
- [8] 杜兰·威尔. 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8.
- [9] P.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M]. New Jersey: Prentice - Hall, 1979.
- [10] J. E.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50.

[责任编辑 江予新]

On Philip Melanchthon and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

CHEN Qin-zhuang, CHEN Fei-yan

-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Hangzho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Institute, Hangzhou 310001, China)

Abstract: Philip Melanchthon was born in a border city Bretten between Schwaben and Pfalz (or Palatinate)

on February 16, 1497. Humanism predominated in Melanchthon's education, his studies having been directed by Reuchlin, famed Hebraist and Humanist. In his youth, Philip w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Erasmus, a great Dutch humanist. In the best tradition of the time, Melanchthon was a famous humanist. In 1518, he became the first professor of Greek in 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 Then, he actively gave himself to the Reformation, and supported Martin Luther with his all-out effort. He was a writer of *Loci Communes Rerum Theologicarum* and Augsburg Confession and Apolog, which have influenced almost every major development in Protestantism, and he was the first theologian of Lutheran and succeeded Luther as leader of German Reformation. Historians usually rank Melanchthon only next to Luther and Calvin.

Melanchthon was also an eminent educationalist, and his educational plan was widely followed throughout Germany. Through him, his textbook and the teachers he trained virtually, the whole educational system in Germany was reorganized. He helped to found or reform the Universities of Königsberg, Jena, Marburg, Wittenberg, Cologne, Tübingen and Leipzig. He received the title of "Preceptor of Germany".

But for 300 years after his death Melanchthon remained in obscurity. His later years were occupied with controversies within evangelical church and fruitless conferences with his Roman Catholic adversaries. He was bitterly criticized by fellow Protestants. He died in 1560 and was buried in Wittenberg beside Luther. The divergence between Melanchthon and Luther appeared: that he desired to compromise with Catholic Romans Church, while the Gneisio-Lutherans opposed humanists to advocate reformation in the internal Church. Luther insisted on making faith itself the principle of sanctification, but Melanchtho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good works as the inevitable fruits of faith. Erasmus, More, Reuchlin and Melanchthon went to a tragic fatal road. Maybe this is an epochal limi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the appraisal of the humanists has been put to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Key words: Melanchthon; humanists; Reformation; Luther

医院门诊楼的环境设计

医院建筑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因为它是为一个特殊群体(病人)提供治疗和康复的场所,这个群体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文化层次与经济条件的巨大差异,还在于病人与常人不同的心理状态。病人由于对自身疾病的担心,常常心情紧张,情绪低落,他们对陌生的医疗环境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由于较长时间的被动等候,他们对所处环境的观察更为仔细,反应更为敏感,环境对他们有更大的影响,舒适温馨的就医环境是医院的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同时,医院环境也是在公众心目中最突出的医院形象之一,建立良好的医院形象,也是各家医院应予努力的方面。下面对门诊楼的环境设计要素作一简单的评述。

1. 合理的平面布局,适当的空间关系是环境设计成功的基本条件。环境创造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相关领域和各工种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建筑的最后成果。如浙江第一医院门诊楼呈王形字型及扇圆形布局,中庭为7层共享空间,两侧布置16部自动梯,4个尽端单元,2个候诊厅,各科室互不干扰。二层门诊大厅设主服务台和开敞式商场,花店、咖啡店和银行。开敞空间因中庭而采光良好,相对独立部分分区明确,自成一体。由于布局合理,分区清晰,病人使用方便,也为创造成功的环境奠定了基本条件。

2. 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特性,在环境处理上也各不相同。门诊楼的环境设计应强调不同空间的不同特点,使之成为有机整体中各具特色的组成空间。

3. 绿色代表生命,绿色充满生机,门诊楼的环境设计中从外到里,从下到上,采用多种绿化布置方式,营造绿色环境,让门诊大楼充满生机,给病人康复的信心。

4. 色彩是创造环境非常重要的手段,它除了可以变化室内外环境,更可以加强环境的效果。利用色彩可以提高、改善、调节内部空间的照度以及舒适性和安全感,提高环境质量。色彩不仅悦目,而且富有感情,“被称为最经济的奢侈品”。门诊楼设计也应充分利用这一要素,采用多种色调,为病人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色彩世界。

5. 自然光和人工光也是环境创造的重要手段,良好的自然光可以满足病人接近阳光、接近自然、尽快恢复健康的愿望。门诊楼设计应尽量利用自然采光,辅助以人工照明,以创造出不同的环境效果。

6. “医学不仅仅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医院文化是多方面的,但是通过环境设计中的表达,可以体现医院的个性特征。在门诊楼的环境设计中,应注意重点部位艺术品的点缀,画龙点睛,提高医院的文化品味。

7. 医院是最为复杂的民用建筑之一,为达到有效快速的人员分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设置立体的科学分流标志导向系统,它的最大意义在于提高管理效率,方便病人就诊和提升医院形象。在门诊楼进行全方位的标志导向设计,体现出了现代医院的人文精神。重视环境设计是现代医院建筑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一代的医院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舒适宜人的公共场所。“以人为本,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将会在医院建设中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章开文)

论梅兰希顿与德国宗教改革

作者: 陈钦庄, 陈飞雁

作者单位: 陈钦庄(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陈飞雁(杭州科技情报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01)

刊名: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 卷(期): 2004, 34(5)

被引用次数: 2次

参考文献(12条)

1. Heinrich Bornkamm [Philipp Melanchthon](#) 1960
2. Von Arnosschirmer [Das Paulusverständnis Melanchthons 1518- 1522](#) 1967
3. C Leonard Manschreck [Melanchthon The Quiet Reformer](#) 1970
4. R·B·沃纳姆 [新编剑桥近代史](#) 1999
5. C Leonard Manschreck [Philipp Melanchthon](#) 1988
6. 波特 G R [新编剑桥近代史](#) 1995
7. 罗素 [西方哲学史](#) 1976
8. 杜兰·威尔 [世界文明史·宗教改革](#) 1998
9. P J Klassen [Europe in the Reformation](#) 1979
10. J E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1950
11. 罗伊希林 [德国著名人文学者、希伯来语权威. "整整一代学者从他的<希伯语入门>\(1506\)学习希伯来语](#) 1995
12. 埃尔顿 [新编剑桥近代史](#) 1958

相似文献(1条)

1. 期刊论文 陈钦庄 [初论德国人文学者梅兰希顿 -世界历史2003, ""](#) (5)

腓力·梅兰希顿是欧洲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其影响仅次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之后。梅兰希顿年轻时深受人文学者罗伊希林的影响和伊拉斯莫的熏陶,而后成为一位著名人文学者。他积极投身于宗教改革运动,全力支持马丁·路德。他是《神学基本概念》与《奥格斯堡信纲》的起草人,并在路德之后成为德国宗教改革的领导人。但他却一直默默无闻长达300年。他与路德的分歧表现在,他希望与天主教会妥协,而正统路德宗反对人文学者在教会内部推行宗教改革的主张,所以梅兰希顿和伊拉斯莫、莫尔、罗伊希林等均走上悲剧之路,这或许是时代的局限性。19世纪后,德国学术界对梅兰希顿及人文学者的评价有所提高。

引证文献(2条)

1. 黄春高 [2000-2004年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综述\[期刊论文\]-世界历史](#) 2006(3)
2. 黄正柏 [近年来国内德国史研究\[期刊论文\]-史学理论研究](#) 2006(2)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jdxxb-rwsh200405008.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1f82959-ef2f-4f6a-8843-9e4d00919bf7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